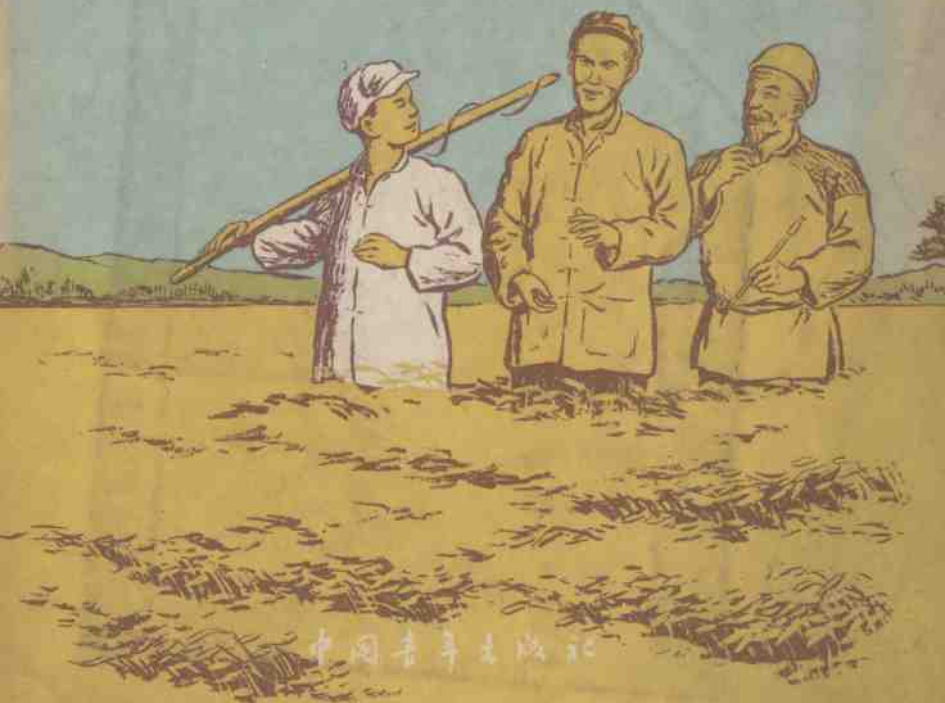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國藩勤儉办社

逸 斐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本社出版通俗文學讀物



715.8
972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王國藩勸儉办社 | 遼 斐 著 |
| 一定要走合作化的路 | 馬 烽 著 |
| 開荒模範李長福 | 秦兆陽著 |
| * 走共同富裕的路 | 吳小武著 |
| * 养猪能手華銀鳳 | 金 近 著 |
| 建設美麗的家鄉 | 石文松、王石著 |
| * 一个年輕人 | 西 戎 著 |
| 孫老大草幹 | 馬 烽 著 |
| 王运昇 | 田 流 著 |

書名前有“*”者即將陸續出版

書號 971 文庫 233

王國藩勸儉办社

著 者 遼 斐

青年·開明聯合出版

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1/2

字數 8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60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定價(4)六分

由窮變富

有一天，我到了河北省遵化縣西四十里鋪，訪問了建明農林牧生產合作社。

建明社的社長王國藩告訴我，他們社的產量，過去每畝地只產一百二十一斤，今年呢，除了油料作物以外，平均每畝地能產三百斤糧食，不但可以完全達到自給，而且還可以賣餘糧一萬九千多斤，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。他高高兴兴地領我去看了園裏金子似的旱稻米，看了庫房裏銀子似的棉花。在那面積有三五畝地的大打穀場上，堆着山一樣高的剛出土的花生，窖裏還藏滿了紅薯，房簷上挂滿了一串串金黃的玉米棒子……

合作社才成立了三年多，村裏就已經新蓋起一百四十間房子，修好了擋山水的河壩，把河道改到離村二里地外去了。在山水沖刷過的村北沙灘上，種了十六萬七千棵白楊，現在已經有一丈來高，把這個小山村都掩蓋起來了。後山六百多畝梯田上，又栽下了兩千多棵蘋果樹苗。附近荒山都種滿了綠樹。村東頭跟另外兩個村合蓋了一所完全小學，社裏自己又改建了一所



社長王國藩(中)和副社長杜奎(右)

社務委員王鳳翼(左)

初級小學。

這個社在三年當中，由二十三戶發展到一百四十八戶，全村凡是入社的都成了社員，實現了全村合作化。生產資料呢，從一無所有，到現在前前後後已經添置了二十八頭牛、二十七匹驢、五匹騾子、一百零三隻羊、三輛鐵輪車、兩

輛膠輪車、一架雙輪雙鋤犁、三架噴霧器這許多公共財產。

真的，如果三年前你到過西四十里鋪，那末，你今天簡直認不出這個小山村了。

三年前，那是什麼光景呵！全村一百五十四戶，除了四戶是地主、富農以外，有七十四戶是嚴重缺糧戶，需要政府常年照顧。實際上，全村只有二十幾戶能勉強維持半年，能夠全年維持生活的只有十四戶。解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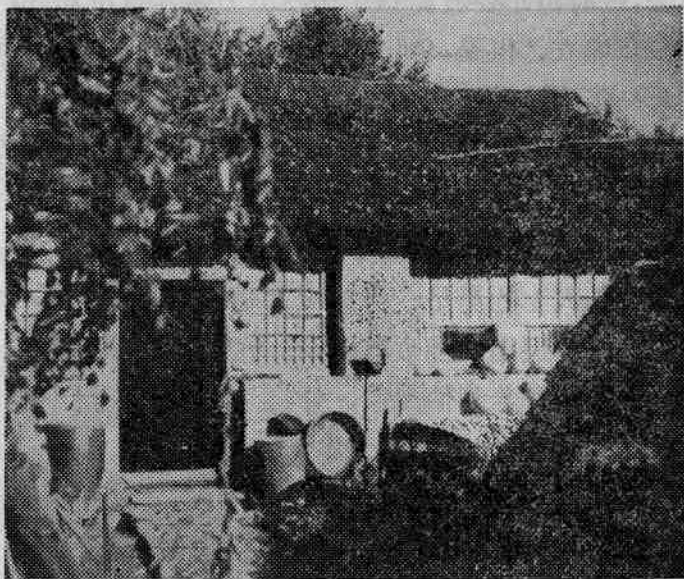
以後，政府每年要發給這個山村五萬多斤救濟糧和一百多套棉衣。但是，仍舊年年有人要向鄰村賣地，甚至有人一年到頭討飯吃。

王國藩告訴我，那時候村子裏有三多：靠牆根的窮人多，出外扛活的多，吃救濟糧的多。老漢王榮一家六口人，只能合夥蓋一條被子。被子滿是破洞，蒙在頭上還能看見天上的星星。當時十六歲的孤兒戴存，不得不把大妹子送出去當童養媳，三歲的小妹妹給了人，另外兩個妹妹寄養到伯父家。分得了土地還不得不典房賣地，自己被迫出去打短工。

現在呢，這些人都有了上千斤餘糧，買回了房子和土地，沒房子的蓋上了房子，破舊的房子翻蓋一新。王榮老漢一家六口，兩年來每人添置了一套花細布被褥，又蓋起了三間新房。孤兒戴存也和他妹妹們一家團圓了。

三年前，政府曾經派人來辦過學校，但是那個老師卻因為沒有兒童入學急得直哭。三個村子合起來，只有十二個孩子到學校上課。大家窮得連飯都吃不上，誰還顧得上讓孩子唸書呢？

現在呢，社裏不但有了高小畢業生，還有三個中學生、一個師範畢業生。社員們都上了民校，許多人學會了速成識字。連五十歲的邵慶昌，這個曾經討過十八



社員李玉林過去三代人住一間豬圈似的小屋，現在也遷進了新居。

年飯、原來一字不識的老漢，現在不但能記工票，而且能坐在自己新蓋的房子前唸唸“唐山農民報”了。

究竟這個二十三戶的窮社怎樣發展成了一百四十八戶的大社的？究竟這個山村怎樣由窮變富的？

下面，就是社長王國藩所講的經過。

勤儉辦社

一九五一年底，貧農杜相家裏沒吃的了，打算把自

已分到的六畝田地賣給鄰村，好買口糧和玉米種子。鄰村的人笑西四十里鋪的人說：“哼！連他們睡的炕都快賣到咱村來了。”

話傳到村裏老党员王國藩和杜奎的耳朵裏了，兩个人都很难受。他們倆都是一九四〇年抗日時期入黨的，他們在一起打過游擊，成了生死之交。但是解放後，壞分子杜志混進了黨的組織，把持着村政權，不但經常公開歪曲黨的政策，暗中还參加了什麼蘆花會、紅眼隊的反動會道門組織，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活動。在土地改革的時候，甚至煽動了部分落後羣眾故意陷害王國藩和杜奎，把他們綁了起來，要挾區政府槍斃他們，政府不答應，他們就想偷偷用火燒死王國藩，幸虧縣委書記趕到了，才設法把他們救了出來。杜志受到法辦後，王國藩他們才又當上了支部委員。他們都非常關心羣眾的利益，積極響應政府“生產自救，開展互濟互利”的號召。

王國藩他們这回聽到杜相因為缺口糧和種子要賣地，就立刻動員村裏大夥兒拿出打柴互濟的錢救濟他，杜奎還把自己的一口小豬送給他，勸他不要賣地。王國藩說：“再不想辦法，日子總好不了。”

但是辦法在哪裏呢？村裏雖然已經有十個互助組，但是大家仍舊離不了窮。

一九五二年秋後，區委會向基層組織傳達了要領導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方針、政策。支部委員王國藩、杜奎和另外三個黨員，就在羣眾中間串連，決心建社。當時積極參加的有二十三戶。這二十三戶都是些什麼人呢？其中有缺勞動力的兩戶軍屬，有要了十八年飯的邵慶昌，有三輩子給人扛活的王榮，有孤兒戴存，有顧不住老婆嘴、常年叫老婆住娘家的王林，有差點兒賣了地的杜相。這些都是村裏最窮的人，過去在互助組裏誰也不喜歡他們。

合作社開成立大會那天，這二十三戶貧農跑來開會，你瞅着我，我瞅着你，半天誰也沒說話。算一算，全社的財產只有二百三十畝地。沒有牲畜。二十三戶貧農出的驢股，合起來連一頭驢也買不上，只能買“三條驢腿”。沒有車輛，也沒有農具。大家心裏一想，到冬季送糞的時候，如果只靠那“三條驢腿”，來年六月也送不完糞。有的人就動搖了。王榮老漢說：“我在互助組，組裏還有四頭驢和一頭牛，現在什麼也沒有！”人坐在那裏，心裏早盤算着退社了。

村裏富裕中農、壞分子王悅，走到窗外來偷听了半天，回去就對人大笑，說：“嘿！每年領寒衣的‘骨幹’，全湊合到一起了。真是個‘窮社’！”

這時候，社員邵慶昌、杜春等人主張向國家貸款，

買牲口和車輛。溫自禮說：“沒入社的時候，政府還要幫助，建了社，自然更得幫助了！”也有人主張再找些腰桿粗的中農入社。五個黨員領着大家研究了半天，王國藩心想，要辦社就得發揮集體力量，克服困難，保證增產，增加社員的收入。他說：

“有人笑話咱窮棒子辦社，我說咱是‘窮不散’！有困難，咱自個兒想辦法克服，光靠政府貸款不是根本辦法。現在八字沒見一撇，先借下債，就是將來鬧好了，也會減少大家的收入。”

當時，王國藩就提出了過去區委書記所提倡的生產自救的老辦法：還是上山砍柴去！他說：“黨告訴咱，勞動創造幸福。山上有車有馬，只要肯賣力氣去找，準能找得出來！”大家思想一致了。全社十九個男社員都堅決表示：就靠咱這三十八隻手，來創家立業吧。

黨員分了工，副社長杜奎帶領十七個男社員，到三十里外的鄰縣王寺峪一帶砍山柴，社長王國藩和女共產黨員吳秀英，在家動員婦女搗糞、撿梯田裏的石头和修整壩階。

二十天後，快過年的時候，上山砍柴的人回來了，打回來四萬多斤柴，賣了四百三十元。

大家又聚到一塊兒，討論處理錢的辦法。王榮老漢摸着山羊鬍子，笑迷迷地說：“我先提個議吧。咱辛

苦了一輩子，從沒過個好年，这回組織起來了，痛痛快快過個好年吧！”他的意思是想把錢分了。大多數社員都同意。杜奎一听，就有點着急。王國藩却慢吞吞地說：“俗話說，好過的年呀，難過的日子！難道千日打柴一日燒？咱得往遠處看！”大家這才沒的說了，決定根據社內迫切需要，買了一輛鐵輪車、一头牛、一头驢、十九隻羊，和一部分零星農具。

但是，有了羊沒有圈，有了車沒有套，有了牲口沒有料；還有兩戶剛過了年就沒吃的了。壞分子王悅又在社外叨咕上了：“哼，瞧你們‘窮不散’吧，添了这个沒那個，再搞三年也白搭！”說得王榮老漢又想退社了。

王國藩心裏很煩惱。但是他一想到抗日時期，日本鬼子在長城外集家併村，搞“人圈”，造無人區，那陣子又多麼困難！敵人在村後築的溝有兩丈來深，一丈來寬，八路軍還是要插到長城外去。我們搭板橋沒有門板，找木料紮梯子沒有木料，怎麼辦呢？當時的村主席王國藩就動員全村每人捐一把柴，一下子就將深溝填平了，八路軍穩穩當當過了溝。

一想起這些，王國藩的信心就足了。為了搭羊圈，他發動了社員投資，每個男勞動力出兩條大釘子、兩條木棍和兩捆乾草，又動員婦女、娃娃從河灘裏揀石頭，就動起工來。社員們搭完了羊圈，大年初二又上了山。

这回去了九个人，因为春耕播种季节到了，要留下十个男劳动力在家，和妇女们一起送粪、整地。

这回上山，正赶上棉花团那样的大雪。好几个社员的鞋底都烂脱了，光着脚丫子，脚冻得又肿又疼。有些人的破棉裤也被枯枝刮得露出了肉。而且，又有人没吃的了。真是又冷又饿，大家在山上直打哆嗦，连斧头也举不动。可是每天晚上，杜奎还是给大家讲社会主义。直到最后，大家再也支持不下去了，杜奎就一个人先带了柴回到社里来，弄了百来斤粮食，又替大家补了九双鞋子，带上山去。

过了二十多天，家里的人送完粪整完地，上山砍柴的人也回来了，把砍的柴卖了二百一十元。这时候，牲口有了草料，断粮户有了饭，又给社里添了一头骡子、十一隻羊，还添置了一套磨豆腐用的工具，开了个豆腐房。

万事开头难，他们白手起了家。

第一次丰收

只是，这样一个穷社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富的。加上原来家底浅，合作社在春播的时候，种子不够，又有许多社员没有粮食吃了。山草发青，也不能再去砍柴。好容易开展互济，才熬着完成了播种。

到秋收前，更困難了。莊稼還沒熟，社員都沒有糧吃了。王榮後悔不該入社，背地裏直嘀咕。鋤地的時候，有人把他地界子上的亂石頭往一起堆了堆，他就吵吵起來了：“別動，別動，秋後我還不定在不在社呢！”

黨員們好容易勸住了有些社員準備吃青的主張，提出了“現在多受一點苦，秋收多得一成糧”的口號，組織了大家割荊草芽子（綠肥原料）換糧吃。荊草芽子價錢賤，人又多，換來的糧食供不上吃。王國藩先讓社員吃飽，他一家老小兩天沒嚐到糧食味。區委書記趙湧興問到他家裏的情況，他還咬着牙說：“只要把社鞏固下來，叫大家往後永遠不挨餓，我一家子現在少吃幾頓不算啥！”後來，區委書記知道了他們社裏的困難情形，就通過政府發給他們生活貸款五十元，總算把困難熬過去了。

秋收了，糧食堆成了小山，社員比單幹的時候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的收入，另外，還添置了價值二千四百元的公共財產。大家都高興了。秋前幾次想退社的王榮，從前在互助組只收了六石糧，現在入社頭一年就分了四十一石糧，還清了債，又買了細布做了三牀三面新的被子和棉襖，樂得閉不上嘴。一到晚上，就到社裏的辦公室來，說：“社長呀，咱地界子上的亂石堆刨掉吧。多種他兩壟地，也省得碍手碍腳。”副社長杜奎就打趣他說：

“別動吧，將來退社的時候麻煩！”老漢紅了臉，說：“這回我打定了主意，一輩子也不出社了！”

孤兒戴存分得千多斤棒子，把典出去的房子地全贖回來了，把送給人的小妹妹、在伯父家寄養的兩個妹



戴存一家團圓了

妹也都接了回來，又去接他給人家當童養媳的大妹子。他大妹子一見他，就說：“接我回去挨餓呀？”戴存給她解釋，她還不相信，趕到一進門，見幾個妹妹都在家了，就感動得哭了，說：“我這回算有了娘家了，可惜爹媽沒看到這一天！”

這時候，社外的農民白天搶着給社裏趕車，晚上又趕着給社裏鋤草餵牲口，都紛紛要求入社。佟富的老婆向杜奎保證：“只要你們批准我家入社，我一定改了愛罵街的毛病。”王榮老漢就在旁邊說：“你現在改了不更好？”愛跟男人吵架的王淑貞也向社務委員會提出了保證，只要允許他們入社，兩口子再也不拌嘴了。這

样，合作社擴大到了八十三戶。

繼續努力

合作社的收入多了，家底厚了，社員也多了。這時候，因為湧進了一部分中農，社員中間就產生了兩種思想。社長王國藩、副社長杜奎等大部分老社員，認為合作社是勤儉起家的，仍然應該精打細算。可是個別的老社員和新入社的中農，却認為現在有了條件，應該把社辦得“像個樣子”。例如，有兩個有牲口的中農，就主張把牲口、車輛都作價歸社，這樣既可以顯得排場，有了牲口、車輛使，還可以避免有牲口、有車輛的戶“吃虧”。

社裏討論了這個新問題。黨支部又把這問題提到社務委員會上研究，大家都說：“社裏還沒力量添置這些東西，硬添置就會叫社員負債過重，而且新入社的中農要求牲口、農具作價歸社，也還不是真正為社打算。”結果是訂出了私有夥用、兩不吃虧的辦法。並且号召大家愛護公共財產。這樣，就避免了盲目擴大公共財產的偏向，保證了社的繼續穩步前進。

解決了牲畜、農具問題以後，一部分社員開始瞧不起砍柴、割草等生產了，認為不如搞運輸、榨油等副業收入多。擺在社面前的生產有兩種：一種是要花大本

錢，沒把握；一種是不用花本錢，只要辛苦些，就一定能增加收入。大家一再討論，才克服了一口想吃成個胖子的那種貪多、貪大的思想。

一九五三年冬天，他們又拿賣柴的錢買了三頭牛。一九五四年秋收開始，他們響應黨的精收細打的號召，一定要做到“顆粒還家”。這年的秋冬兩季，他們只靠精收細打，砍柴、割草，給供銷合作社搓花生米、編籐筐等項生產收入，沒有向國家借一個錢，就添置了兩頭騾子、兩輛膠輪車、二百元肥田粉和一百八十元的牲口飼料。

他們又實行財務包乾制度，防止了漏洞，免得出岔子。王國藩說：“坑水是一滴一滴集成的，漏洞乍看不大，日子長了，就是了不起的損失！”

時 刻 警 惕

冬深了，糧食進了囤，大夥正忙着上民校學文化的時候，壞分子王悅也開始活動起來。他背地鼓動在社的三戶貧農和沒被批准入社的七戶中農，還有一戶三心二意的軍屬，也來自己辦個“社”。他串連他們，說：“那個窮社，家業大的搯黑鍋，家業小的又拴得那麼緊，誰耕自己的地也由不得自己！瞧他們天不亮下地，摸黑回家，兩頭見星星，地肥了人可瘦了，結果還不是他

們黨員幾個人賺去了。咱辦這個社，地呀，牲口呀全歸自个兒，誰愛種什麼種什麼，秋收好的歸自己，自自由由。辦起了社，還可以向政府貸款。我把自己的兩百隻羊賣了，羊圈歸你們使。我再掏出兩百元蓋個房子，又體面，又自由！”區委書記下來一調查，就知道他辦的是假社，目的在擠垮建明合作社。

這時候，王國藩才想起了解放初期壞分子杜志把持村政權，搞反動會道門的時候，王悅也是當中的一個小壇主。那時候，他們把村裏五個黨員全吊在梁上，還用火燒着了他們的棉襖，把他燙得渾身是燎漿大泡，連頭髮也燒了。當時，政府把杜志法辦了，寬大了王悅，不想敵人還不死心，現在又搗起鬼來了。王國藩正在責備自己麻痺，只顧埋頭社務，看不見敵情，縣裏公安局已調查清楚了王悅的活動情況，把他弄去勞動改造了。

王國藩的社又擴大了。全村除了兩戶富農、兩戶地主、一戶因為住的遠沒有加入以外，其餘的全都入了社。

遍地開花

建明農林牧生產合作社大踏步前進着。他們計劃明年春天把最後一戶單幹戶接收入社，徹底實現全村

合作化。生產方面呢，準備把蘋果樹苗移種上山，騰出二十九畝地來擴大油料作物；再開生荒三十畝，繼續種樹造林。還要在南山開渠，改良附近的土壤，改種旱稻。估計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，每個勞動力每年可得二千多斤糧食！副社長杜奎說得好：“有黨的領導，有我們的双手，三五年後的西四十里鋪，一定是人人丰衣足食的山村！”

誰能說這是夢想？不，不！親愛的王國藩同志、杜奎同志，你們已經用双手証明給我們看了。你們勤儉辦社的方向，就是我們全國農業合作化的方向，就是全



从前只有“三条驴腿”，现在牛马成了羣